

开  
篇  
话

古有战国策，今有长沙策。今天长沙策正式开策长沙。无论你是地道的老长沙，还是外地迁入的新长沙，敬请关注。我们在这里将用最地道的长沙语言，表达最地道的长沙人的市井生活，在这里你可以了解长沙人的吃、喝、玩、乐，可是你别以为长沙人就只会这下里巴人的玩意儿。你看长沙保卫战，长沙人也是铁骨铮铮的，长沙人有自己表达喜、怒、哀、乐的方式。你眼中的长沙是怎样的，你身边的长沙人是怎么样的，你在长沙的生活怎么样？来策一策吧！

# 多么希望一觉醒来， 发现自己还在游戏厅打“刹饼”



## 游戏厅，洋溢着浓郁的汗臭味

话说九十年代初就读于长沙市一中的男同学，应该没几个人没去学校后门附近的飞宇游戏厅玩过街霸的。当然，当年我们不管这游戏叫街霸，而是叫“刹饼”，这是游戏中角色发必杀技时的喊声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刹饼其实是日语里波动拳的意思，而另一招必杀技“欧油利根”，是升龙拳的配音，还有“三枪不落架”，则是旋风腿。

现在回想起当年玩“刹饼”的盛景，仍然有点小激动——墨黑的游戏厅里，只有游戏机屏幕在闪动，台台机器前都围着一圈人，一两个人玩，四五个人看，玩的人满头大汗，看的人口干舌燥。整个游戏厅里洋溢着十几岁细伢子浓郁的汗臭味，但是有些伢子偏偏能在这里呆上一天。

## 哥哥来帮你玩哈啰

我初一的时候最迷“刹饼”。那时候因为个子小，经常被大一点的满哥“绵”——刚打出几个刹饼活动活动手腕，肩膀上突然搭上来一只手，然后一个满哥从耳边凑上来说“哥哥来帮你玩哈啰”。刚开始我还回头顶嘴“哪个要你帮我玩啰”，死抓住摇杆不放手，后来发现真动起手来，实力差距实在太太大，随便撸两把我就人仰马翻了。有次一个满哥话都懒得讲，直接把我从板凳上抱起来放地上。

记得有次在青少年宫打游戏，听到背后有人在碎碎念“咯啷鬼崽子到底晓得打啷”，我回头一看，一个满哥一脸鄙夷地望着我，等我勉强过关，满哥扔进一个币，进入对战模式。

最后硬是把满哥打了两个You Win 250(我方满血把对方干掉)，满哥一脸铁青，继续投币跟我单挑。

那天下午我状态奇佳，要什么就能打出什么，最后满哥花了十几个币才让我走人，走的时候我还得瑟——“哥哥，我晓得打刹饼咧！”

那时上课的时候，经常想起磨练技术，于是撕下一张作业本纸贴在课桌边缘，左边画摇杆，右边画按键，把讲台上的老师想象成相扑、怪兽、俄罗斯大熊，一边练习必杀技一边口中念念有词：啊刹饼，啊刹饼，欧油利根，三枪不落架……

喜剧《夏洛特烦恼》，的确不错，最打动我的是一个小细节：男主角夏洛穿越到中学后靠写歌功成名就，遇到当年同学大春，豪气地说：“去哪个场子耍？哥们儿全包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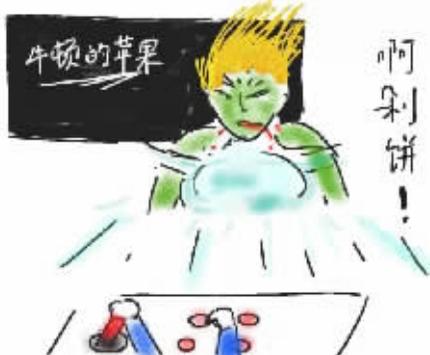
本以为大春会点名去天上人间，至少也是金盆洗脚城，结果大傻子大春的愿望仅仅是：去游戏厅来盘街霸。

看到这情节，我忍不住眼眶有点湿——多么希望自己某天一觉醒来，发现还穿着中学校服在街边游戏厅玩“刹饼”啊！

而所谓“刹饼”，就是“街头霸王”在长沙的名称。



小时候常被大一点的满哥“绵”。



上课也不忘磨练技术。



被老师抓个现行。

## 惊喜，突发一笔小财，

后来，游戏厅老板推出了新规则：包机，也就是不限币，按时间来计费，两三块钱就可以玩上一小时。包机有一个好处——一般会得到游戏厅老板的保护，不会被满哥随便撸。

可惜大部分时候我都没钱包机，玩街机的钱都是从中饭钱里省出来的，那时候长身体又不能不吃，所以只能苦练技术，渴望抓住每一次上机的机会。日子在苦练中一天一天过去，直到一天，我突然发了一笔小财。

我记得那是有次周五下课之后，班主任老师突然点了我和另外几个同学，让我们周日来趟学校。后来才知道，周日是全国美术学院统一专业考试，考素描需要模特，别的要求没有，就是要能一动不动坐上几个钟头。也不知道老师怎么看上我这个有轻度多动症的伢子，总之我坐了一上午，挣到了一笔巨款：人民币十块钱。

细伢子拿到钱，最先想到还是呷，我记得我在校门口狠狠来了几串炸得拎糟的兰花干子之类的，呷得拍饱的。还剩下8块，我正在思索接下来这个钱怎么花，突然灵机一动——白痴，去包机啊，去圆人生的梦想啊！

## 老板，我要包机

作为一个冇么子自控能力的细伢子，我忍住了当天就去包机的冲动，原因很简单，星期天包机冇同学能看到啊，包了也找不到人显摆，于是我硬是等到了礼拜一下课，才跟同学们一路走进游戏厅。

一只脚刚跨进去，我就终于忍不住开喊了：“老板，我要包机，两个钟头！”

老板回话：“好啊，四块钱一个钟头。”

我吓一跳，问他：“啷宝吧？别个哈是两三角，何解我就要四块钱啰？”

老板淡淡地回答：“冇啷你们咧，街霸升级哒咧，现在可以选十二个人了，以前只能跟机器打的警察、忍者，现在也可以选了，升级不加价，哪有那好的路啰？”

我立刻转怒为喜——咯就是历史性的一刻啦！我们怕莫要成为长沙第一批包机选忍者玩的刹饼玩家了啷？莫港八块钱，十块钱也值了！

于是，我痛快地掏出剩下的八块钱，包了两个钟头，一起来的同学也包了另外一台机器。

等我们开始选角色的时候，身后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一大圈人，大家都在等着看，能选十二个人的选人界面是什么样的。

我挑来挑去，最后挑了一直最怕打的忍者。莫港，忍者确实是好使，招式奇快还去血多，随随便便打就能虐人，那一刻是真的韵味，有种武侠小说里掉山洞里捡到武功秘籍的感觉。

## 老板，能不能退钱啰

正打得酣畅淋漓，突然后面有人揪住了我的耳朵，我心里顿时升起一股怒火，四块钱一个钟头，还要人要绵我？回头我就喊老板，这才发现，身后的人都已经散开，只有班主任老师站着，一脸愠怒地望着我。

后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，老师从游戏厅一共带走了四个同学，史称“刹饼四君子”，接下来留校，写检讨，喊家长……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次被抓之后，我对街机的兴趣就下降了好多，尤其是再也没包过机了。

这么多年过去，我心里一直放不下的是，我们走以后，到底是哪个幸运鬼接哒我们继续玩啰？还有，老板，包机中途被老师抓走这种情况能不能退钱啰？

■文/手绘图来源于故事长沙

